

安妮與阿嬤相遇在臺南

文 | 范情 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 圖 | 鄭宏斌

近代人類死傷最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餘年，人們是否已經從戰爭的悲劇得到教訓？透過女性的觀點爬梳探究，安妮與阿嬤藉著藝術的技巧，在時空轉折倒置中，兩人相遇在臺灣文學館。安排這場約會的范情娓娓道出因由。

展 覽
與
活 動
E X H I B I T I O N
A N D
E V E N T

緣起

「安妮之家」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王子運河旁，是二次大戰時期猶太少女安妮·法蘭克和家人、朋友等八人躲避納粹的藏身之處，1960年設立博物館以來，參觀訪客至今每年超過百萬。「安妮之家」也積極到世界各地，透過安妮的生命故事規劃推廣教育，讓世界年輕人認識反猶太主義、刻板印象與歧視偏見的危險。目前已有超過八十多個國家展出。

2018年7月安妮展到臺灣「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我們希望藉安妮的故事關注戰爭與人權，也開啟安妮與阿嬤相遇的機緣。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保存二次大戰臺灣「慰安婦」歷史檔案、1992年以來「慰安婦」婦女人權運動資料及「阿嬤身心照顧工作坊」的生命故事。2016年底由婦女救援基金會成立，搭配展覽、講座活動，傳遞偏見歧視之害、推動暴力預防與婦女、和平、人權教育。2019年4月，我們將安妮與阿嬤帶到臺南的國立臺灣文學館。

安妮與阿嬤，相遇？

「安妮之家」到世界各地展出，素材豐富，但只提供精煉的三塊基本資料，包括：了解安妮的十五件事、安妮等八人躲藏的密室建築環境、誰是受害者與幫助者。如何展出則由各地發展。在臺灣，即使安妮·法蘭克是《時代雜誌》20世紀百大影響人物，《安妮日記》有七十種以上語言譯本，很多人不認識歐洲的安妮，也不關心戰爭歷史；而世界關於二次大戰省思，多聚焦歐洲戰區，較少關注太平洋戰區下受害情況。因此，安妮首度到臺灣展出，我們希望把握機會，看同處二次世界大戰戰火的安妮與當時年齡相仿的阿嬤的生命故事如何相互激盪。

安妮與阿嬤雖處相異戰區，文化、階級及受害背景脈絡不同，但同因偏見、歧視而受身、心禁錮，這是展覽的核心教育理念。當安妮與阿嬤相遇，我們看見無論階級、



透過時空轉軸，安妮和阿嬈相遇在文學館。

文化、背景，當世界裂動時，每個人的生命都受影響；在軍事、外交、政治權力傾軋擴張、資源爭奪或英雄浴血故事之外，如何看見戰爭下真正無辜受害百姓的生命；又女性身份角色如何影響安妮與阿嬈，如何因此拼搏而生能量，如何給後人啟發。從女性生命視角看戰爭，思考暴力，關心人權、戰爭與和平，省思日常，激發力量，是安妮與阿嬈相遇的策展角度。

《安妮日記》與《勇士與彩虹》——到臺灣文學館，說人權與和平故事

《安妮日記》自1942年6月12日安妮十三歲生日時的第一篇，到1944年8月1日最後一篇，已成為二次大戰猶太人屠殺的著名見證。安妮喜歡寫作，期待成為記者、作家，她在密室躲藏中寫日記抒發，也自我期許。《安妮日記》由密室八人唯一從集中營倖存的安妮父親奧圖·法蘭克出版。2009年登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

比起世界知名、面貌清晰的安妮，同樣生於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太平洋戰區戰火下度過青春年華的「慰安婦」，我們今尊稱的「阿嬈」，顯得臉貌模糊與身影微小。但倖存阿嬈的遭遇與拼搏勇敢故事和《安妮日記》一樣，是人類浩劫與黑暗廢墟裡燿

熠不滅的光。《勇士與彩虹》摘取收錄五位阿嬤在歷時十六年的「阿嬤身心照顧工作坊」中的多媒材創作，敘述阿嬤出身及受難、卑屈倖存傷痕及拼搏超越的心路。所有作品皆收入「慰安婦之聲」(Voices of the “Comfort Women”)，於2016年遞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安妮與阿嬤到臺南，我們以《安妮日記》、《勇士與彩虹》在臺灣文學館交織激盪，再現戰爭中模糊的女性臉孔。

世人熟悉安妮·法蘭克是猶太年輕受害者的代表人物，但彷彿不見她的性別。書寫《安妮日記》時的安妮13~15歲，日記裡除了安妮對戰爭的省思、密室生活，還有她真誠無保留的成長經驗描述，特別是中產階級能讀書寫字的女性，更可能面臨自我追尋與突破傳統的衝突。日記中，年輕安妮對傳統女性角色限制的觀察、批判、省思，與不低估自己身為女性的志業期許，彌足珍貴，更與安妮被稱譽的自信、自尊、勇敢與追求自由習習相關。她說「只要能做自己，我就心滿意足。我知道我是一個女人，一個擁有內在力量與龐然勇氣的女人！」，因為有這樣的「女性」自覺與自尊能量，在戰爭恐懼窘迫的躲藏日子裡，才見她的勇敢真誠，敏銳、慧點。



安妮居住的密室8名成員。

阿嬤年輕時，因國家發動戰爭、擴張侵略，在國族、階級、性別皆居弱勢處境中，無論是身處敵對國或殖民地，被騙或誘拐，或跨海離鄉或在家園附近，成為安慰滿足征戰軍人政策的「軍需品」。男尊女卑的父權社會中，許多阿嬤曾是舊時代生活艱困的養女，戰時離鄉背井，身形禁錮他鄉「慰安所」，承受無自由及暴力創傷；戰後即使倖存返鄉，軍人以創傷展示功勳，而重視片面貞操的社會及複雜國家敵我關係下，阿嬤的遭遇只能噤聲或以謊言掩藏禁錮自己。如何面對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克服羞恥、憤怒、自卑與無奈的暴力傷害、歧視創傷等，阿嬤的故事看到戰爭中的女性處境，及阿嬤努力走出社會偏見歧視創傷的勇氣。

微小生命是否有選擇？——受害者與旁觀者

如同展名副標——看見女孩的力量，《安妮日記》鼓舞後世許多人，看到隆隆戰火下脆弱生命的可能性，特別是被認為微弱的「女性」、「年輕人」、「受害者」。《安妮日記》的影響證明不要忽視年輕女孩的力量，但卑微的「受害者」有沒有選擇？

想像八個人擠在不見天日的侷促空間，躡手躡腳、戰戰兢兢，時刻擔心被人發現，不知躲藏何時結束；面臨物資窘迫、死亡陰影，還要面對日常生活中的人際爭吵、青春期掙扎。

從安妮描述的 761 天密室生活中看到，即使爭吵，他們藉保持猶太節日紀念活動及為每個人慶祝生日，依固定時序維持「日常」，穩定前行。他們也持續閱讀與學習，特別是密室中三位應該在學的年輕人，安妮、瑪歌（安妮的姊姊）、彼得（另一家的男孩）。閱讀學習是專注的力量，也是對自己及未來的盼望。安妮更藉書寫日記抒發，發展志趣，期待成為作家。他們在困境中，維持信念，維持「日常」，維持盼望。

我們也在倖存阿嬤的晚年，看到受害者的力量。阿嬤們尋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遲遲未果，外在的努力挫折，與內在生命創傷如何解決。秀妹阿嬤在「阿嬤身心照顧工作坊」中面對過往生命遭遇，她對象徵日本人的椅子說，不管過去我和你有什麼牽連，我讓你自由，我原諒你；對著年輕的自己，她說，我也原諒你，我知道你很辛苦，那個時候你被騙了，你真的不是故意的。阿嬤對生命寬容的智慧與勇氣，讓人動容。

討論戰爭與暴力傷害時，除了加害者、受害者，更多的人是看似不相關，或無能為力的「旁觀者」。

安妮等八人受困時，如果不是五位幫助者提供訊息與食物，他們無法躲藏、持續生活 761 天，等待戰爭結束。戰爭時期有許多這樣的小人物，承擔可能遭遇嚴厲處罰的風險，仍以自認微不足道的基本人性信念選擇幫助，安妮稱他們是躲藏陰暗密室時，時時期盼的陽光，每天以精神和關愛證明他們的英雄氣概。

而阿嬤在慰安所的日子中，也有日本軍人同情、善待的例子，一點安慰，就成為支撐阿嬤的力量，及痛苦生命中丁點重要的溫暖回憶。

戰爭結束了嗎？——對話與思考

二次世界大戰號稱人類死傷最慘烈的戰事，眾多史實爬梳探究，省思戰爭為何發生，傷害因何而起，希望悲劇不再發生。釐清龐雜不同歷史淵源與背景，呈現關於世界裂變的關鍵、重要事件與個人生命交織的訊息之餘，展覽更希望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引發思考，讓歷史真的能成為鏡子，照見每位參觀者的「自己」。

二次大戰已結束超過七十年，戰爭及歧視偏見造成的種族、性別侵害仍在發生，2014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與 2018 年的納迪雅·穆拉德，還有眼下正發生性暴力的羅興亞、蘇丹。昨日歷史與今日事件對話，阿嬤與安妮對話，展覽也與觀眾對話。

如同安妮在日記中提問：「這股仇恨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也許甚至合乎人性，可仇恨並不因此就會變成對的。」「誰把這些痛苦加諸在我們身上？誰讓我們跟其他人分隔？誰令我們經歷這些痛苦？」

展覽也要問：

為什麼安妮在集中營喪生？為什麼阿嬤在慰安所受難？誰傷害他們？加害者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他們有選擇嗎？

為什麼受害的是他們？受害者有選擇嗎？

有人活下來嗎？誰伸出援手？

如果傷害再發生，我會是誰？如果傷害不應再發生，我該做什麼？

日常生活也有歧視、偏見造成的傷害嗎？我站在哪裡？可以做什麼？

加害者、受害者及旁觀者的角色並非絕對，有更多層次思考，選擇不簡單也不容易，我們希望開啟更多的省思。



展區的設計，讓觀眾容易親近影像並傾聽阿嬤的故事。

「安妮之窗」、「阿嬤的生命樹」——嚮往自由與和平

猶太人屠殺或「慰安婦」阿嬤受害，都是讓人不願面對的悲劇，這段「黑暗歷史」有不堪、恐懼、威脅、暴力、傷痛與死亡。展覽如同體驗之旅，如何讓觀眾「安全」進入，並能「安全」離開，有哪些能帶走、省思並獲得力量？「安妮之窗」與「阿嬤的生命樹」是安妮與阿嬤故事中重要的象徵。

「安妮之窗」是指閣樓裡唯一可以望向藍天的窗，是安妮在密室中最喜歡的地方，也是安妮喜歡想像自由、渴望和平的出口。窗格裝置是展區重要意象，日記摘選的窗格以黑幕為底，如密室以黑布遮蔽窗戶避人耳目。但安妮書寫日記的書桌旁，則有一扇看見窗外藍天、渴望自由的「安妮之窗」。

與「安妮之窗」對照，臺北「阿嬤家」的「蘆葦走廊」如阿嬤柔弱壓傷卻不易折斷的堅韌精神；在臺南「臺灣文學館」，剪紙藝術家林文貞老師透過阿嬤口述，剪影「阿嬤的生命樹」，呈現阿嬤的生活樂趣，如蓮花阿嬤愛唱歌、宛女阿嬤愛畫畫，及阿嬤對童年生活的想像。「阿嬤的生命樹」與「安妮之窗」，呼應困境中不停止的自由與和平嚮往。

期許——在戰爭與和平的世界之外，我們相遇

歷史沒有過去，歧視與偏見是暴力傷害的溫床，世界各地還有戰爭與犧牲，女性還為暴力傷害、生存機會與自由拼搏。在對與錯、論述與爭議、事實與虛妄之外，我們維持盼望。關注戰爭與女性的伊拉克女性人權作家扎伊納布·薩勒比（Zainab Salbi），在一場「女性、戰爭與和平的夢想」演說中，借用及轉換十三世紀伊斯蘭蘇非派的波斯詩人魯米（Molavi Rumi）的詩：「在戰爭與和平的世界之外，那裡有個地方，許多女人和男人在那裡相遇，讓我們擴大那個地方，讓我們都在那裡相遇。」我們盼望，讓安妮與阿嬤帶我們一起在那裡相遇。✎